

曲阜“孔府档案”中记载的 乾隆南巡和东巡

郭松义

由山东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的“孔府档案”中，存有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临幸阙里祭孔的有关档案共 2303 件，其中乾隆帝弘历因 8 次亲至曲阜，留下的档案最多，计 1948 件。在这 1948 件档案里，乾隆十三年（1748 年）、二十二年（1756 年）、三十六年（1771 年）、四十一年（1776 年）和五十五年（1790 年）是乾隆帝专为祭岱（泰山和岱庙）、祭孔（孔庙、孔林和有关陵庙如少昊陵、周公庙等）而进行的东巡。孔府为了接驾、送驾，需要动员各种人力物力应付差事，所以留下的档案数量较多，分别为 404 件、181 件、345 件、179 件和 398 件。另有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二十七年（1762 年）和四十九年（1784 年）是乾隆帝南巡回銮或去往江南途中顺道经临曲阜的，因为耽搁的时间短，像二十二年只待了 1 天，另两次是 1 天半，而且主要差务由地方承担，孔府的责任相对轻松，故档案量亦相对较少，分别是 71 件、42 件和 192 件。剩下的百余件档案是东巡、南巡前的有关传旨抄件和事后朝廷指令承办的有关事务，如向总办差务衙门提供纂辑《乾隆南巡盛典》中临幸阙里的资料等等。对于乾隆帝的南巡以及打着“尊儒崇道”、“朝岳祭岱”旗号进行的东巡，史学界一直颇多议论，在谈到消极方面时，主要集中于巡幸过程中的奢华张扬，且一次甚于一次，造成劳民伤财，官民疲惫不堪。但有关此类史实在官修史书中很难窥得其详，笔记野史又多片断零散，还充满着传闻比附，相较之下，“孔府档案”因资料系统，而且很多是直接反映接驾应差的，这就显出难能可贵了。为此，笔者借介绍史料之机，顺便将有关情况略作勾勒，以供有兴趣者参考。

一 出巡前的准备

乾隆帝每次驾临曲阜，不论是借南巡之便顺道访幸，或是专程前往，都在行前的头一年发布上谕，然后由有关衙门像兵部车驾司、工部都水司以及专为督办南巡、东巡事务而委署的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派员或行文经临省分进行准备。以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东巡为例，由皇帝明确宣告此行的日子是乾隆二十年（1755 年）十月十四日，实际在此之前，军机处以及已接密旨的直隶、山东两省督抚大臣便下文有关府县在作准备工作了，并于当年九月至十月初，多次就行程线路、马匹车辆调配等事宜协商请旨。十月十九日，北京的向导统领处具文工部衙门，正式确定了经向导章京努三实地考察制定的由京师至曲阜县城的行经路程安排：

自京至曲阜县孔庙一千三十八里，大营十六座。自曲阜县至泉林，八十九里，适中设大营一座，共一千一百二十七里，大营十八座。泉林地方山水尚好，地面宽阔，故典官柱商议

未指大营处所即作驻蹕地方。但曲阜县城内东南盘（泮）池地方，因系古来有名处所，巡抚白业将原有房屋修补，预备皇上临幸。^①

回程的路线设计了两条：一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第一次东巡走过的旧道，即由泉林经红凌口岭、泰山南，至大汶口渡汶河，再经万德（在长清县境）、德州出山东，共459里，中间设驻蹕大营7座；二是自宁阳县北走汶河旧桥、凤凰台大营（长清县境），历德州出境。两条线路中，后一条较前者多出79里，还得增加一个驻蹕大营，好处是道途平坦，车马易行，结果乾隆帝选中了第二条回程新路，并下旨将泮池改作行宫。这样山东所属道府州县，除“按依颁发定例”整修旧道外，还得开辟、拓展新路，包括加固和搭造桥梁、清理打尖营地和准备渡河船只等等。

对于巡幸所需马匹、车辆，也有具体规定：计从德州刘智庙起迄于曲阜泉林，设正站10、腰站9；回銮时，自泉林起经宁阳县北至东平州沙河腰站，增设正站3、腰站2，共设正站13、腰站11。每正站定额设马90匹、腰站50匹，通计正腰站需马1720匹。此外，凡皇帝途经之曲阜等14州县驿站，还得各备马50匹；有的虽不经临，却系近邻的州县约20个驿站，亦需各留马20匹，以便随时听命调用，如此也得准备马1100匹。至于车辆，主要是运送行李物件，数额在40-60辆之间^②。至更大数量的马匹、车辆，那是由京师有关当局直接调拨动用的，其中仅供三班侍卫和前锋护军使用的马就达13000匹、骆驼800余头。

乾隆帝东巡、南巡，每次行经的路线并不都是一样的。譬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东巡，山东境内设置的正站和腰站，较之二十一年那次又稍有变动：

自袁楼水管入山东境六十二里至德州恩泉行宫。恩泉三十二里至史家庄尖营，三十里至王家庄尖营，十九里至平原县李六庄行营，计程八十一里。李六庄二十里至禹城县禹王庄尖营，二十里至马家庄尖营，二十里至齐河县宴子祠行宫，计程六十里。宴子祠二十里至位家庄尖营，二十三里至长清县民利庄尖营，二十一里至潘村行宫，计程六十四里。潘村十七里至崮山尖营，二十里至青杨树尖营，二十一里至灵岩行宫，计程五十八里。灵岩二十里至长城铺尖营，二十里至泰安縣小新庄尖营，二十四里至白鹤泉行宫，计程六十四里。白鹤泉十八里至王家沟尖营，二十里至南晋庄尖营，十八里至魏家庄行宫，计程五十六里。魏家庄二十三里至宁阳县兴隆镇尖营，二十三里至曲阜县瞿家屯尖营，二十三里至泮池行宫，计程六十八里。泮池二十五里至滋阳县李家村尖营，二十六里至济宁州孙氏店尖营，二十五里至南池座落，计程七十六里。南池五十六里至嘉祥县大长沟水管，大长沟七十里至汶上县王老口水管，王老口七十七里至寿张县朱官屯水管，五里铺八十一里至阳谷县刘家湾水管，刘家湾八十里至博平县朱官屯水管，朱官屯八十里至临清州新庄水管，新庄八十里至夏津县朱泉屯水管，朱泉屯八十里至武城县甲马营水管，甲马营八十一里至恩县石屯汛水管，石屯汛八十里至德州城南水管，城南六十三里至袁楼。陆路计程五百二十七里。水路计程八百二十七里。^③

这一次去时设行宫8座、尖营14座，回程时设水营9座，尖营2座。所谓水营，是因为取道运河而走，需在临河处设置若干行营以便歇息。由于河中船行较陆路车行更为平稳舒适，所以后来出巡多有选择此路者。

二 孔府承担的差事

皇帝既御驾亲临阙里祭孔，作为孔家代表的世袭衍圣公府，当然需尽心侍候。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直接为皇帝谒祭孔庙、孔林在礼仪方面所作的准备，如整修林庙、清点礼器，召集礼生、乐舞生复习赞礼、乐舞等仪式；还要点选孔氏家族中有一定身份且有学问的人随驾陪侍，以备咨询乃至讲解学问。像乾隆十三年（1748年）第一次东巡时，皇帝便在孔庙诗礼堂召集随驾大臣，命举人孔继汾讲《中庸》、贡生孔继涑讲《周易》。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帝宣布将于次年东巡期间，于曲阜举办一次向皇帝进献诗赋的举贡生员中选拔人才的考试。这种市恩于士子的行动，自康熙皇帝“南巡”时就搞过多次，但在曲阜却是第一次，所以特别受到重视。要考试首先得准备考棚，这就落到曲阜县头上，依定例“安设钦差监试公案桌九张。另备设《山东通志》书一部、本府‘志书’一部、《子史精华》一部、《佩文韵府》一部，以备查考。其桌围椅搭均须红色，一样鲜明。诸生号桌亦须洁净。棚内设立宽大厨灶，派拨妥信家人，好手厨役，办备满汉酒席十五桌，诸生四盘两碗菜饭三十桌。临时本省随伴钦差前往之道府官员等亦须备办饭食”。^④由于孔府向以“儒学宗师”之门自诩，朝廷又特许其地设置尼山书院和孔曾颜孟四氏学，任命山长、教授、学录教肄族内弟子。此次考试，孔家成员理所当然地占有相当比重，取中多少，直接关系到孔家脸面，故须加紧督导。又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东巡，乾隆帝要求70岁以上耆民迎驾。于是孔府又札饬有关属员，要求在所辖庙、佃户中“选择本分老民、衣帽整齐，现年七十以上至九十等岁六十一人，遵谕即造册二本呈送”，以便验看教练。^⑤

再就是硬件方面的准备，首先是修建驻蹕行宫。乾隆十三年（1748年）东巡，因是首次，事出仓促，在曲阜住的是“行幄”，也就是“皇上所用之大城蒙古包帐房”，系由北京带来的临时性住所。第二次乾隆帝下旨要求兴建泮池行宫，也因时间太短，未能竣工，只好暂驻于由旧宅改造的居所。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乾隆帝“南巡”回程顺道转往曲阜时，才正式住上泮池行宫。自此以后，乾隆帝每到曲阜，便都驻于此。修建泮池行宫，地方虽得出钱，但孔府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就以驻蹕处的陈设而言，孔府就得把内藏的珍奇宝物拿出来供装点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帝于南巡归途中，幸临阙里，孔府在行宫的陈设是这样的：

驻蹕上房：宝座一分、靠背一件、垫子一件、脚踏一件、如意一柄、香几二座、上设青绿鼎一件、汉玉凤一件、屏风一架。

北明间：红木月牙桌一张、陈政青绿山水一幅、碧玉磬一架、古铜炉一件。

南明间：红木月牙桌一张、水墨山水一幅、著草屏一件、太尊景象一件。

南壁纱橱：炕屏一架、炕桌一张、脚踏一件、都盛盘一件（内玉九件）、大白玉盘一件（内佛手）、雕漆香几一件上设宣炉一座、靠背一件、垫子一件、隐手二件、玉如意一件、珐琅唾盂一件、花梨条几一张、汉铜钟一架、玉炉一件、霁红纸捶瓶一件、张复画一轴、红木书案一张、汉铜三喜鼎一件、水晶花浇一件、玉提梁卮一架、哥窑花插一件、铜月牙洗一件、窰克成画幅一件、谢时臣画轴一件。

北壁纱橱：红木书案一张、都盛盘一件内盛端砚一方、紫檀笔筒一件、白玉壁一座、白玉桃洗一件、汉玉笔押一件、白玉墨床一件、墨一锭、商金银三喜鼎一件、汝窑砚瓶一座、

白玉镇纸一件、《班马字类》一部、《春秋左氏音义》一部、《孔子集语》一部、花梨床一张、靠背一件、锦褥一床、红毡一床、隐手二件、如意一枝、洋漆唾盂一件、脚踏一件、傅希说山水画幅一件、葫芦挂瓶一件、堆梅花画幅一件、墨兰画幅一幅、书架二座、《韩昌黎集》一部、汉铜豆一件、汉玉花觚一件、汉玉磬一架、汉铜壶一件、小铜提甬一件、玉卧凤一件、汝窑水盛一件、大汉铜洗一件、汉玉龙头觥一件、景泰水盛一件、青玉香盘一件、紫萼马一件、宣磁盘一件、龙马小吸一件、雕漆八角斗一件（扇二柄）、大玉碗乙件、孔雀石一座、白玉花盆一件、官窑二支尊一件、汉玉双欢一件、白玉茶花洗一件、定窑砚瓶一件、白玉双喜鼻炉一件、旧磁碟一件、《初学记》一部、手卷七个、白玉仙人一件、小晶桃洗一件、铜水吸一件、白玉梅花洗一件、铜砚炉一件、玉茶碗一件、石灵芝一件、琴一张、洋漆梅花机二件。

净室：洋漆桌一张、画一轴、宣炉一件、水晶佛手一件。^⑥

为了博得皇帝的欢心，每届幸临，行宫的陈设常常需要变换，这在档案中是有陈设清册可查的。

如果说排列陈设之类，对于孔府并未造成多大的耗费，那么像维修孔庙、装点道路，以及为接驾所显示的“巷舞衢歌”所需花销，就得直接掏出腰包了。因为按照山东巡抚衙门的咨称，林庙工程等等，需由公爵府“自行办理”。^⑦据历次接驾档案显示，这些项目大致包括：

（一）林庙工程

乾隆帝曾8次到曲阜，间隔时间长短不一，所以耗费的工程量也有大有小。乾隆十三年第一次东巡，孔府对孔庙、孔林曾作过一次较大的修缮；然后是二十一年，隔了8年，也得重点作些整修。二十二年与二十一年中间只隔了1年，而且停留时间短，工程任务也轻。另外像二十七年来曲阜，距离5年，三十六年隔9年，四十一年隔5年，四十九年隔8年，五十五年隔6年，都各有重点修葺。譬如为赶三十六年东巡的那次工程，只木料一项就用了一千数百余根。^⑧但不管那一次，起码要做的，必须门墙见新，案桌刷油，殿庭涂抹丹腹，以及更换卷幔围帘等等。仅此，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二）整修和点缀沿线道路

根据乾隆三十六年准备东巡工程时山东省抚院和孔府的协商，孔府除全数负责林庙周围的道路维修外，还需承担曲阜城境内150丈御道的平整清理，要求是黄土铺垫，经临时不得尘沙飞扬，稍遇雨水，即加干土扫除洁净^⑨；又于城外东南隅搭盖香亭戏台，唱演百戏，并延以为例。乾隆四十一年，因大小金川平定，“皇上告功阙里”，礼仪更得隆重，故孔府又在孔庙毓粹门外搭盖彩亭牌楼，陈风颂德乐章。此外还规定御道经临两旁村庄系属孔府屯厂，有破庙颓房妨碍瞻瞻者，一律由孔府促令所属佃户人进行修补。^⑩

（三）承办祭贡物品

这看来简单，实际却是无底的欲壑。根据档案记载，祀孔祭品按定例由庙佃户人进缴，另有为接驾官兵丁吃喝等用的牛、羊、猪、鸡、鹅、鸭、蔬菜，以及各种干鲜果品，也得配备齐全，不能有缺。乾隆三十六年驾幸阙里，仅孔府札谕员属胡思敬采办的，就有耿饼5000个、冈

榴 150 圆、细皮种山药 160 斤^⑧；又令屯官王绍先解交为装点陈饰所用的红布 2900 尺、黄布 12000 尺、绿布 1580 尺、深鱼肚白布 1300 尺。^⑨此者还不包括名为佃户“并效微诚”，实系变相摊派的蒲席 1000 领、箔 100 领、竹杆 400 根、黄蓝红白布 1500 尺^⑩；由平阳厂总甲李士颖解交的山药 227 斤，芦席若干领^⑪；由屯官赵发菊、刘大显专办的大台鸭 20 只^⑫；由管理林庙百户姜玉魁承催的布 160 匹^⑬；由管勾官周士楷为随驾大人预备的席面干点果品等物。^⑭此外，经京师总办差务衙门文告：皇帝临幸时，随驾内膳房、外膳房、清茶房和酒醋房所需冰块，需于头年腊月三九天时预为浇灌收藏，以便届时应用。^⑮从这些不完全统计里，已可见到，那是一项既费神又耗钱，可能还会招来指责的难办事。

三 孔府将接驾的主要负担转嫁于所属庙佃户人身上

孔府为迎接皇帝驾临，虽然作了很多付出，但实际上，它把其中的很大部分负担转嫁到所属佃户、庙户和孔氏族人身上去了。下面是孔府为准备第二年迎接皇帝东巡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八月向管理所属佃户的管勾官周士楷下的一道札谕：

为札谕事。照得明春恭逢皇上敬奉皇太后东巡岱鲁，前因正当皇太后万寿八旬，慈舆经历地方，凡绅士商民理宜嵩呼效祝，礼行该员敬谨办理。嗣因钦奉谕旨，不许在御路两旁织席编蒲修陈假托，以滋糜费，复经行知各在案。第思国家重熙累洽，黎庶蒙庥，际兹盛会，千载一时，孰不欢呼忭舞，愿效祝忱。况我宗族暨所属户人累世承恩尤为优渥者乎。但既奉明旨饬禁口文，则织席编蒲之事，自然必不可有，而就我臣民爱戴之诚，则巷舞衢歌之真意亦决不可无。昨经札商藩台，亦与本爵府意见相同。合再札知。为此，札谕该员，照札事理即行传谕各佃户等敬谨遵办。但查从（前）原拟族人、庙员及庙佃两户各有分办段落，事务殷繁事小，各议出承办之人分头备办之谕，今删去虚糜、并崇实意，统归本爵府总办。而本爵府所筹款项尚有林庙工程，不得再为户下出资垫办。该员可遵谕除东阿一屯现在被灾外，其余四屯四厂令佃户人等，照每官亩各出制钱二十文，随粮交纳解府，以便办理。毋违。特札。^⑯

当时孔府号称有钦拨祭田 2000 大顷（每一大顷相当 3 官顷），但据档案查证，至少在清前期，孔府实有祭田数已增至 683523 官亩，减去厂地 47940 官亩，实存 635583 官亩。^⑰每官亩出制钱 20 文，合共 1271 余万文，以银折算，便有近万两。至于另剩的 47940 官亩的厂地，那是以每两租银摊钱若干来作加派的见下文文：

现在各屯屯户俱已出资，尔等厂庄佃户事属一体，合行飭谕通传。为此，谕仰该郛城厂火甲王恒、曾贞宣、庄头陆可建、马乾等遵谕事理，即速传知各佃户等办钱汇交差局查收。该按照承租银数，每租银一钱摊大钱四十文，秉公均派，不得有多寡随心及营私多索情弊，查出定行严究。事关巨典，火速毋误。特谕。^⑱

按照定额，郛城、巨野等厂每年合缴租银 3928.6 两。^⑲此次孔府要求每两租银派钱 40 文，便是 157144 文，约合银百余两，数额不算很大。但据所知，厂地的土质较屯地要差得多，出产本

来微薄，现却要在正额租银外，对承种厂地的佃户再行加派，负担只重不轻。

除了以上那些普遍性的加派，孔府还以“报效”为名，劝令富裕佃户再作贡献。如：

照得明春接驾预备庆祝事宜，前据该员申报若干家情愿认办，以将诚悃，具（足）见户众忠爱感戴之诚。但专出于数家，则所费既多，且有偏枯之弊。今更酌量将伊等所出之资摊于地亩，则众擎易举，更可使凡属佃户并效微诚。惟有布匹、席箔及戏班等项不能分办者，仍可交伊等承办。但前者单数目较多，今更酌减。除鹅鸭照例独山屯备办外，另单开示。为此，札谕该员即行传知各该户等照单办理。该员务逐行面谕，并令自行交本爵府差局，不得假手胥役、牌头，致多需索，取罪未便。特札。

计粘单一纸：黄布五十大丈、蓝布五十大丈、红布三十大丈、白布二十大丈、席一千领、箔一百领、竹竿四百根，以上共约银八十两；戏一班，约银六百两；添办行头，约银三百二十两。^⑧

实际上，这样的“报效”不止限于佃户，还涉及曲阜和在周围州县居住的孔姓族人，其美名曰“乐输”，实际却是根据各州县提供的缴赋清册，逐个知会，促令缴纳的。有孔府以大宗主义向族人发出的一份传票便是证明：

为传催事。恭照圣驾东巡正逢慈宁八旬，我族人世受国恩，分应胪欢称祝，稍展忱悃。前经抚部院藩司议令外县居住族人乐输造送承办花名清册知会在案。乃今经日久，各族观望不前，捐解者未及十分之一。查我族人涵濡圣化，累世蒙庥，当此千载一时之盛，不思稍报涓涯（埃），是毫不知尊君亲上之大义矣。甚属不合。尔族人须念驾临在即，务知大义，甚（慎）毋抗延贻误。凜遵毋违。须至票者。^⑨

因为多数族人对“乐输”一事并不热情，急得孔府只得出文传催。更有甚者，在差遣族长孔尚崇和随朝伴官王崇信赶赴滕县督办族人“乐输”时，传票中写有“倘有顽抗不遵者，立即指名稟请滕县添差协催”^⑩，把“乐输”变成了“勒输”。

对于孔府的庙户、佃户和族人来说，认缴银钱不过是摊派手段的一种，还有名目繁多的实物和劳役差派等待着去缴纳、承应。譬如像劝令族人捐输木料助修祖庙^⑪；谕令庙佃户人出车、出骡马，认缴槽、铡、锅口、缸盆之类^⑫；传唤手艺人匠人和窑工等修缮孔庙、孔林^⑬；又差遣族人和庙佃户人平整御道、修建接驾亭、戏台等等^⑭。当时孔府为接驾修缮，需动员的人力相当庞大，仅曲阜县境就有庙佃户人4100余丁归其指派。^⑮至于散布于其他州县的上万家佃户挑选充役，则分成两个层次：一是家道殷实、身材中选者，挑当各房差事；二是身家中等，又年力精壮者，承膺伴役家丁等差，如此可也有上千人。^⑯正如孔府给山东巡抚提交的一个咨文中所称：

每遇銮辂经临，林庙之中，例有应办差使。如现在工程所用木料皆户人出车拉运，碾研灰斤皆户人出驴骡轮值，庙内地面皆户人出正身平治，御路段落及林内御路皆户人出夫修理，本爵府应贡方物亦系户人出人夫扛抬。^⑰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如果把上面说到的众多无偿劳力和所摊派的实物改成雇役，以低价折算，至少也得三五万两银子。

四 孔府与地方政府为争夺役使人手发生的争端

皇帝巡幸阙里，孔府固然要勤心竭力地准备，可所经驻跸的地方州县，任务也不轻松，所以也要搞加派、要征调人力物力。孔府的祭学田地分布于山东境内的达 18 个县。既有田产，当然要有佃户。而这些田产、佃户所在地，有不少是皇帝巡幸所经临的，像东阿、阳谷、东平、宁阳、滋阳（今济宁市区）、邹县、鱼台、曲阜等。按照规定，孔府祭田和钦拔佃户政府是免赋免差的。可由明至清，田产虽增加不多，佃户数量已几倍十几倍的扩张了，明初的 500 户 2000 丁，到清中叶户和丁都以万计了。且以庙户为例，明初钦赐庙户 115 户。据乾隆三十五年孔府自称：“昔日百户，今且万家”。^⑧此说虽不免有所夸大，但以 115 户庙户繁衍的速度与 500 户佃作比较，以万为计只会超过。这么多的田地人户不在地方州县控制之内，这对官府当然是一种损失，特别是要完成像皇帝巡幸这样急如星火的大差，正是多一亩地便是多一分钱；多一户人家，便多一份差。其中如曲阜县，孔府庙佃户人十之有七聚集于此，而曲阜又不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大县。这样为争夺大差劳力与孔府所起的矛盾，便更经常、也更见激烈。且举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孔府为差务事给曲阜县的一份咨文：

准贵县移开，切照敝县于本月十四日差役陈奉雇二把手小车五十辆，前往蒙阴县拉运大差柴炭局木炭。内雇荀文具、荀文兴二名小车一辆，已领钱二千文，辄敢中途脱逃。经敝县差传，旋于十五日，有贵爵府皂役手持贵爵府名帖，字迹不类，内夹单称荀子坤、荀子仲系乐舞生，荀文具乃该童之父。敝县当查荀子坤父名荀文德，并非文具、文兴，现有咨送乐舞册可据。奈荀文具等籍躲不出，伊兄荀文普胆敢出头挡抵，当堂直称伊等并非曲阜县子民，情甚可怪。当将荀文普薄责示儆。伏查礼生、乐舞虽许优免差徭，并无一人学舞举族不办大差之例，且以钱雇车，无论外来本地受雇，岂容拐逃。若云庙佃户人究系朝廷子民。……现在奉文雇备车夫难以数计，若本县民人不许地方官雇觅，势必贻误匪轻。伏读乾隆二十一年上谕，炳若日星，凡属臣庶皆当共为钦遵者也。今查公府亦有应用车夫之处，与其使伊等影射，何如明立章程，恳烦贵爵府将应觅夫车指定某村、某庄，共若干家足以敷用外，余皆听地方官雇备，不许伊等藉诱阻挠。其礼生止照例优免本身，乐舞照例并免供丁二人外，不许其伯叔子弟依托附名，巧为逃避，庶于大差彼此不致掣肘。甚为公便。除将荀文普释回仍令送出荀文具、荀文兴外，为此，合移贵爵府，请烦查照赐覆施行。等因到本爵府。……（查）曲阜境内民户正多，何至专赖庙户承办大差，而本爵府所办差使，除区区户人尚有何人可供驱使。且此项户人虽沿自前明，实于顺治元年经抚部院方题准，奉有世祖章皇帝谕旨，圣门典礼，悉照前朝期于优渥。钦此钦遵在案。未经奏明，本爵府焉敢捐出若干户违例移交地方役使。^⑨

很显然，曲阜县对孔府滥邀庙佃人户和乐舞、赞礼名色不应地方差事是很有意见的，所以特向其提出交涉，要求“将应觅夫车指定某村、某庄，共若干家足以敷用外，余听地方雇备，不许伊等藉诱阻挠”；礼生和乐舞生只按规定免役，不得依托附名。孔府则以优免乃系朝廷尊师之巨典，又以曲阜境内民户正多，何至专赖户人承差，加以拒绝。类似这样的来回移文以及庙佃人户为差派事向孔府所作投诉还有很多，也不止曲阜一县，甚至牵连到省抚院衙门。乾隆三十五

年，山东巡抚白钟山以衍圣公孔昭焕袒护庙佃户人、规避皇帝驾幸阙里大差向朝廷所作的参奏以及孔府的答辩，显示了双方为争夺役使人手互不相让的势头。^⑤

当然，在双方的较量中，有时也常需作出相应的妥协，曲阜县府的一个晓示便是如此：

为晓谕庙佃户人事。恭逢皇上幸鲁，差务繁多，凡属庶人皆应遵奉乾隆二十一年上谕一体应差，共效尊亲之诚。已奉上宪飭知晓谕户人在案。惟是本县承办管尖、桥道各工及祇备圣驾驻蹕三日，需用夫役以万千计，现在给价雇备。而公府伺候林庙及预备旧县点缀，亦需夫役听用。同属办差，不容歧视。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户人知悉，尔等同为庶民，除此后守夜、开沟、栽树、修堰及捕蝗、运粮一切紧要差务皆需恪遵上谕，并节次宪檄一体承应，无得藉端抗违外，此次专派，尔等皆静听公府拨用。或于林庙奔走供给，或于点缀处所除道清尘，务期欢欣鼓舞，同效子来。不得影射逃避，致有违误，大干未便。特谕。^⑥

在此，曲阜县根据乾隆二十二年谕旨申明：凡涉及守夜、开沟、栽树等临时性紧急差务，庙佃户需一样承应官差，只有遇到接驾大差才归孔府调派。对此，孔府也作出同样的呼应。譬如乾隆四十年闰十月曲阜县皂役为应大差赴西忠社号树，有朱子珩仗持孔府礼生前往阻拦，并发生冲突。曲阜县便将此事移文通报给孔府。孔府认为“今差事伐树实属因公，朱子珩辄行阻挡扭结公差，大属不合”。决定将该礼生朱子珩斥革，并以此回文，等于是给了曲阜县一个面子。这种有矛盾但又必须有所妥协的互依互存关系，在平时也同样存在。只是因为大差期间，双方都急需找差出力，所以矛盾的一面显得较为突出。

五 庙佃人户的逃差、抗差

孔府田产分为钦拨祭田、学田和自置庄田，其佃户也因此有钦拨户和一般户之分，另外还有为洒扫孔庙、孔林而拨充的钦赐庙户。钦拨佃户免除国家差徭，所缴田赋只为提供祭祀费用，庙户也是一样。孔府承办接驾大差，把主要负担分摊到庙佃户人身上，等于是规定田赋和差役之外，又增加了额外负担，而且因为时间紧、任务重而备感窘迫，特别是对那些贫苦佃户更是如此。所以每逢大差总要发生户人逃差、抗差的事。在档案中这样的内容几乎比比皆是。前述孔府为承办乾隆三十六年大差决定在厂佃户照每租银一钱纳钱40文，可时过多日，据负责催收的总甲扈德甫禀称：“各佃户应输地亩钱文俱观望不前，合厂并无一户输纳”，迫使孔府只好再遣差役前往提催。^⑦管勾官李停云的禀文说的是乾隆五十五年大差时平阳、巨野等屯佃户拒不应差事：

切职蒙委协同賚奏宋士瑞等办理平巨二屯差使，遵照牌飭于本月十五日到屯，飭令该屯官分路赶办。因有流言阻滞，以致稽迟时日，及二十日方将各户人传到。卑职将各屯佃素依爵府荫下，世受恩渥，恭逢圣驾巡幸，差务浩繁，理宜仰体急公奉上大义割切训谕；賚奏宋士瑞又亲往胡家集极力开导，平阳一带方有向顺之意。但视其情形，按户办理，人多观望，为日甚迫，恐致迟误。大抵仿照北屯办法，似觉众擎易举。独有王家屯王、刘二户俱不遵服。二十三日，专差将王万年、刘淳传到，反复开导。王万年口称情愿当差，刘淳亦执迷不悟。职现将二人交差管押，候另文办理。俟一有成议，迅即上禀。^⑧

如果说平阳、巨野等屯是抗差不应，那么也有的是在认缴捐输银两时，用以少充数，作敷衍搪塞。乾隆三十六年孔府本来设想的是在郛城家道殷实的十来家中得到百十余两银子，可当派人收取时，除抗不缴纳者外，有的像南二牌霍湘只交钱7千文，南六牌高培翊交5560文，北五牌钱存哲交5500文，倪子欣同倪子敬、倪琢三户合交30千文，另有北六牌阎克台交6000文，合计七户共交48560文，离孔府预想的百十几两银子差了不知有多少。^⑨还有的在承办祭礼牲牢时，与“行头”勾结，“辄以羸瘦不堪猪羊希图搪塞”。^⑩像猪每口止重25斤，羊一只9斤5两，根本无法供上祀典。值得注意的在这些逃抗活动中，有的还是身居功名的绅衿。乾隆五十五年孔府派役督修巡幸御道，萝卜厂邵万春“倚仗生员大肆猖獗，自将衣襟撕破，反赖索诈钱文”，逼使该厂总甲向孔府禀报事态。^⑪在有关此类档案中还保留了不少孔府为保证大差，直接出票拘讯抗差人役的。如：

仰役前赴平巨屯即将藐玩之陈应冕、王绂、王殿扬、胡思敬等提唤赴府听候面询，倘敢托故违抗，即锁拿。如逾限及一名不到者，定将去役重责三十大板，决不轻恕。速速。须票。^⑫

为了拘提陈应冕4名抗差户人，孔府特别派出了5个差役，要他们锁拿后重责30大板，目的是给那些尚在观望不愿应差的佃户作些儆示。还有像：

为抗违不遵恩恩拘究事。据巨野长行左士行、阎思本禀，刘尚仁等八家俱有骡马，抗违不出，等情到府。据此，合行提究。为此，仰役前去，立将刘尚仁等依限捉来，依凭严究。去役毋得徇纵干咎。速速。须票。^⑬

这是要逼刘尚仁等八家缴出家养骡马应付差事。再如窑工逃差，影响砖瓦供应，这也非同小可，所以也要派役拘提，并写上速速字样。^⑭但法不制众，孔府总不能对所有违抗差役佃户人都用拘拿、责打的办法。下面孔府对守卫林庙百户姜玉魁所下的一道札谕，在口气上就有所不同：

谕百户姜玉魁知悉，解交布匹一百六十匹，业经查收讫。据禀屯下情形疲弊难办等语。查该屯捐项自饬办以来，本属疲弊。该员既经承办，理应多方鼓舞，极力开导，俾各户共抒诚悃，踊跃乐输。恩威并用，则屯下既得咸知大义，亦见该员急公任事之忱。甚（慎）毋藉谗贻误大差。凛遵凛遵。速速。特谕。^⑮

这是孔府在收到该屯所缴160匹布以后，业已得知“屯下情形疲弊难办”的情况，却还要他们再认“屯捐”所下的札谕。可孔府也知道，如果再用强迫手段，很可能会激起众怒，使局面难以收拾，故要求姜用多方鼓励、极力开导的办法软硬兼施，以达到再收屯捐的目的。

皇帝外出巡幸，各级当差官员和类似孔府这样的大小士绅，虽疲于奔命，但他们一般总能得到好处，有的因受到赏识而提升官职；孔府，包括衍圣公在内的头面族人每次还都有赏赐；甚至连举贡生员之类，只要皇帝恩典，在迎途中举办考试，也有得中做官的机会；至于行前和行途中颁诏蠲免经临省分或州县的钱粮，虽谈不上是“百姓普沾恩泽”，但对交纳田赋的自耕农和地主毕竟算是沾光。只是这种沾光和为应付大差的支出相比，真是得不偿失，更不要说无田赋可免

的佃户、佣工以及小商小贩和手艺营生者了。像孔府的钦拨庙佃户人，就是在未能减免田租的情况下，以“乐输”、“报效”的名色下缴银应役的。如此说来，乾隆帝的巡幸活动，对于众多的小民，实在是一件害多益少、或有害无益的事。

-
- ① 山东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孔府档案》第 5125 号（以下所引《孔府档案》均简称《孔档》和档案号）。
- ② 《孔档》第 5122 号。
- ③ 《孔档》第 5132 号。
- ④ 《孔档》第 5151 号。
- ⑤ 《孔档》第 5161 号。
- ⑥ 《孔档》第 5131 号。
- ⑦⑧⑨④⑤ 《孔档》第 5137 号。
- ⑨ 《孔档》第 5125 号。
- ⑩ 《孔档》第 5138、5160、5161 号。
- ⑪⑫ 《孔档》第 5136 号。
- ⑬⑭⑮⑯⑰ 《孔档》第 5145 号。
- ⑱⑲⑳㉑㉒㉓ 《孔档》第 5137 号。
- ㉔ 《孔档》第 5166 号。
- ㉕ 参见何龄修、刘重日、郭松义等《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第 104 - 106 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1 年。
- ㉖ 《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 - 孔府研究》第 199 页。
- ㉗⑸ 《孔档》第 5138 号。
- ㉙ 《孔档》第 5146、5137 号。
- ㉚ 《孔档》第 5137、5146 号。
- ㉛ 《孔档》第 5138 号。
- ㉜⑲⑳㉑㉒ 《孔档》第 5146 号。
- ㉝ 《孔档》第 5165 号。
- ㉞ 《孔档》第 5140 号。
- ㉟⑳ 《孔档》第 5161 号。
- ㊱ 《孔档》第 5156 号。

作者: 郭松义

作者单位: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

1. 王淑臣 从《孔府档案》看历代尊崇孔子和优礼圣裔的本质[期刊论文]-考试周刊2010(45)
2. 赵荣光 拒烹、拒售、拒食野生动物--我是怎样提出“三拒”倡议的[期刊论文]-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 9(1)
3. 赵荣光 谈治学[期刊论文]-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 8(1)
4. 李强, 侯杨方. LI Qiang, HOU Yang-fang 1940年代末江南地区人口与家庭的微观分析——以保甲户籍册资料为中心[期刊论文]-西北人口2009, 30(2)
5. 霍玉敏. HUO Yu-min 康熙、乾隆南巡异同考[期刊论文]-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27(5)
6. 金天浩, 赵荣光, 姜成华 韩·蒙之间的肉食文化比较[期刊论文]-商业经济与管理2000(4)
7. 侯杨方. HOU Yangfang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城市人口:定义及估计[期刊论文]-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39(1)
8. 赵荣光 全球化大趋势下中国餐饮文化的选择历程与趋向[会议论文]-2005
9. 常建华. Chang Jianhua 新纪元:康熙帝首次南巡起因泰山巡狩说[期刊论文]-文史哲2010(2)
10. 赵荣光. Zhao Rongguang 关于中国烹饪发展的几点看法[期刊论文]-中国烹饪研究1999, 16(4)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_6596538.aspx